

■心灵漫笔

■余 飞

武汉离我们这里很近，武汉离我们这里也很远。

我最早知道武汉，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春荒。当时，我那已经年过半百的母亲叫上和她同龄的芳婶，迈着她们那虽然裹了却又放开的小脚，踏上了为家人讨口饭吃的征程。在此之前，她们已经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不同的是，那次是两家人同时出动，一辆小推车上跨着两个条筐，里边各睡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一个是我哥，一个是他家的发来哥。当时，极有可能是因为出去逃荒而又担心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就给自己的逃荒之旅冠上一个很体面的名头——“游乡”。所谓的“游乡”，实际上就是借走村串户卖一些针头线脑类的东西的同时，再向人们讨要些吃的东西糊口罢了。也就从那时起，我们两家成了通家之好。

两个母亲又要结伴远行，要去的地方就是武汉。

之所以要去那里，是因为我母亲娘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那里，亲戚和家人通信时留下个信封，上面有人家的地址。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到个消息，说那里需要瓜种。巧的是，我父亲曾在生产队管过瓜园，灾年，吃的口

粮尚且没有收成，自然没有那个闲心去种些瓜菜什么的，预留的瓜种就吊在我家的房梁上。

一次共同的“游乡”经历，让芳婶和我的母亲又走到同的一条路上了。

两个均是“解放脚”且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凭着手里那位远房亲戚的地址，就要到七八百里外的武汉投亲，甚至还想着能用自己手里的一包瓜种去为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换回几斤粮票度过灾荒。我直到现在也不敢想她们的勇气从何而来，更不敢想她们是怎么就到了那里，并且还真的让她们寻到了亲戚。但联想到前些年，已经八旬的母亲得知我开会去了她“游乡”时曾经去过的泌阳、爬上了铜山湖畔的铜山时，她竟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那可不好上去呀，顶上那座小庙还有没有？庙里那个和尚还在不在？”

当时我就懵了。要知道，我去的时候这里已经被当地辟成了风景区，并处在半开发状态。就是这样，我等一帮后生还是手脚并用攀爬了近两个小时，险要处还得抓紧铁链才能登上顶峰。在顶峰，我的确看到那里有座小庙和一个满脸胡须的似僧似道的人物。当然，庙宇不是后来重建，庙里的人是不是她口中的和

尚就知道了。这就让我更不敢相信，当年的她，是怎么迈着一双小脚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呢？由此再想她们的武汉之旅，就想起了那句“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名言。

母亲的这次武汉之旅，创造了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知道的人不多。我却是通过母亲第一次知道了“武汉”这个名字。母亲偷着告诉我，武汉有座长江大桥，桥头有个女人塑像，也是饿得满脸菜色。若干年后，想起这段精彩的描述，我不得不佩服母亲想象力的丰富。我过去没有去过武汉，自然不知道有这个雕塑。去年，应朋友之邀，我去了那里，却只顾在户部巷领略蔡林记热干面的美味，没有找机会到长江大桥看看那矗立的石雕是怎样的“一脸菜色”。我想，那应该是桥头塑的一座雕像，如果石材不是汉白玉，而是其他材质，经风刮日晒后，必然呈灰白色。也许是当时的母亲看多了人们脸上由于缺乏营养而呈现的“菜色”，所以才对石雕做出这样的形容。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她们平安回来了。她们是在漯河爬上南下的拉煤火车到的武汉，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回的漯河，至

于她们是怎么知道哪辆车能爬、哪辆车在武汉会停、该在哪里下车的，我不得而知。那个年月，她们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去做了什么。

随着日子的延伸，这件事情也就在岁月的消磨中渐渐淡化了。然而，我不能也不敢忘记的是，武汉这个陌生的城市，在我和家人陷入饥饿危机时，曾经向我们施以了“援手”。母亲回来的当天深夜，已经熟睡的我被悄悄摇醒，黑暗中我的手里被塞了一个白面“卷子”。我在家里最小，所以才得到家人的特别眷顾。当天晚上，我在被窝里几乎是一点一点地舔着那天下最好吃的美味，但我强咽口水也只得把那个“卷子”吃了一半——我记挂着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她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留给我，而就是因为这一岁之差，她失去了品尝这天下第一美味的资格。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把怀里揣着的半个“卷子”掏了出来，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那被我誉为天下第一美味的“卷子”上，居然生出了一层厚厚的霉膜。我和姐姐都哭了，从武汉回来时，母亲就把亲戚给的、让她在路上吃的干粮，抑或是她自己买的却舍不得吃的

“卷子”带在身上了，从爬上火车再步行奔回家，少说也得几天工夫，一路上风餐露宿，“卷子”又怎么能不霉呢？

尽管不知道那个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的“卷子”从什么渠道得来，也不知道武汉的那个亲戚长什么样，但从那个时候起，武汉这两个字就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了。

武汉，曾经给了我最美味的享受，同时也让我萌生了遥远的向往。之后的日子里，我当然知道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很多故事，知道了武汉保卫战，知道了武汉大学的樱花和让李白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黄鹤楼。然而，我心中念兹在兹的，仍然还是那半个“卷子”承载的母爱。

若干年后的一个春节，阅尽百年人间沧桑的母亲终于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弥留之际，她嘴里喃喃道出的，不是对儿女的牵挂和自己身后的嘱托，而是反复念叨着武汉、武汉……

仍然是春节——今年的春节，武汉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了。大年初四，是母亲的祭日，被“封闭”在家的我，第一次不能去坟前为她烧上几片纸钱，但我知道，她和很多人一样，时刻都在牵挂着武汉！

■诗风词韵

在夏天（外一首）

原上草

风吹，草动
似心事起伏不定
它们生长在伤口里
似乎会在雨中哭坏身子
轻于风，轻于阳光
抓住宿命的泥土
开出了形状各异的花
不管花开得如何丑
都能被悲喜的尘世
盛大地接纳。偶尔想飞，就洒落花瓣、花穗、花絮
我无法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也看不清我在它们中的确切的位置。我随它们默默起伏如此，不由自主

磨刀石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在夏天，不宜饮酒，怀念阳光绚丽，不宜写忧伤的文字
有时候，清茶一盏
纸扇一把，闲书一卷
原谅故人已去
原谅往事已远
原谅心事已淡
花开花的，水流水的
多少人在风中下落不明
开始是大海，后来是荒漠
原谅枝头那两片
不言不语的叶子
它们必须借助风才能偶尔
触碰一下手指

开始滚动浑浊的泪水
一滴一滴
冲刷了一层又一层
锈迹斑斑的慢时光
农妇手中的菜刀
又一次斩断生活的琐碎
一把锋利的剪子
又开始剪辑生活的新奇

■别样情怀

自由的水鼋

■李鲲鹏

又到了绿树浓荫的季节。

一闭上眼，所有的童年往事都幻化成几只碧绿碧绿的池塘水面上飞奔的水鼋。我们口语称它为“水拖车”，这个“拖”字要读成第四声，同“拓”音，我们都这么讲，但当年实在写不出是哪个字。

这水拖车一直充盈着我整个童年的夏天。每到傍晚，斑驳的斜阳下，歪脖老槐树上悬挂的碗口大小、锈迹斑斑的铃被老校长一敲响，小伙伴们就会像离弦的箭一般夺门而出，我一马当先狂奔到村中的池塘边，迅速褪下小背心，用其裹住碎花布拼成的小书包，右手高擎起来，然后跃入水中，左手奋力划水，一溜烟儿就游到了三四百米外的对岸大柳树下，而小背心和碎花书包却滴水不沾。定下神来，我一边鼓起胸脯大口喘息，一边观察刚才四散奔逃后又慢慢聚拢在水面的水拖车。

这些细胳膊细腿儿的小精灵，像极了细胳膊细腿儿的我，在水面上划过来划过去。神奇的是，它那几只大大长腿居然是浮在水面上，而不陷入水里，把水面踩出一个一个水

坑，就像针尖漂在水面上，简直违反科学。这些小精灵一个个就像评书中所讲的、一身轻功的大侠：风火小雷神霍天舒左脚尖点右脚面，噌噌噌就跃上树梢，千斤神力王东方一杰拧身一纵就是几十米开外……

当时，它们给我的感觉，是自由，自由地划来划去，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像我们人类，顾虑太多，拘束太多。

农人们把这些小精灵叫水拖车，大概是因为它们行动迅捷，但几条纤细的大长腿又不显干练、有拖拉的嫌疑吧？这些口口相传、约定俗称的称谓，往往凝聚着民间的智慧，虽然它们土得掉渣儿、俗得冒气儿。长大后，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水鼋，但总觉得没有水拖车的名字接地气。

当时，有小伙伴说水拖车腿很硬，有麻虾壳儿的感觉，我不太相信，但也没有证据来反驳，因为在整个童年里，我从来没有捉到过迅捷的它。而我，从内心里，也有意识地不太想捉到它们——它们给了我美好的回忆和想象空间，也让我对自由有了更多的向往。

■家有儿女

鼓励的力量

■黄 娜

在我家书柜的抽屉里，放着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彩旗，对我来说，它有着非同寻常的纪念意义，所以我把它保存得非常好。

这面玫红色的彩旗，是去年女儿参加早教中心举办的“彩跑”活动时留下的，它质地轻薄，旗杆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那天在比赛前，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面彩旗，老师让家长在旗帜上写下为孩子加油的话语。我用黑笔写下了“勇争第一，加油”几个字，彩旗的最下面写着女儿的名字，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比赛的规则是小朋友们都在起跑线集合，第一个冲到终点的就是冠军，依次取前几名。只听老师的哨声响起，小朋友们呼啦一下如出笼的小鸟般往前跑去，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女儿大踏步地往前跑去，把我甩在了后面，有几个小男孩跑得飞快，跑到了女儿前面。一会儿，我看见女儿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蹲在路边喘着气。我赶紧走过去问她怎么不跑了？女儿仰起脸说：“妈妈，我太累了，不想跑了。”

我蹲到女儿的身边，把手中的彩旗拿到她的面前说：“阳阳，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吗？我们说过要勇争第一的，所以不能放弃。妈妈相信你能够做到，加油！”女儿犹豫了一下，眼神一下子变得坚定，她从我手中接过旗帜，没有任何迟疑，一溜烟地往前跑去，我赶紧也跟着跑起来。

女儿一阵风一样远远把我抛在了后面，她会赶上一个小男生，一会又赶上了两个女生……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赶紧往终点跑去，女儿果然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女儿面前，小脸红扑扑的她，把那面彩旗高高地举到我的面前，一本正经地说：“妈妈，你不是说让我勇争第一吗？我跑得喘不过气时，想想妈妈说的话，感觉一下子就有力了。”女儿手中的彩旗在夏日里迎风招展，显得更加鲜艳了。

这面彩旗，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作为家长，一要相信孩子的潜力，二要相信鼓励的力量。你给孩子一点颜色，她会给你画出七色的彩虹；你给孩子一点阳光，她会给你一个五彩的春天。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一墀月浸紫薇花

我见过成片的紫薇花，那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壮观，就像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赞颂的那样：“似痴如醉丽还往，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常放半年花。”我下班必经的路上，紫薇并未成片，它一棵连着一棵，间隔并不均匀，身边皆是高大的灌木丛，它夹杂其间，在夏日万从绿意中透出一点红。“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是点缀，是无心，却如一道彩虹，一片云霞，动了我的心。

你看那盛夏骄阳下，百花都敛起姿容，只剩紫薇依旧，携一袭红妆，有孩童的天真，亦有少女的烂漫，绽放在山涧、田野、河边以及城市的行道旁；你再看那滂沱大雨里，那燃烧枝头的紫薇，每一朵都蕴满了喷薄的热情，乱红成阵，缤纷似梦，我曾在雨中，面对此情此景，心中翻涌着千语万言，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词语来形容那一刻的心境。

紫薇花有粉红色、白色、紫色、玫红色等，在城市以粉红、玫红者居多。“紫薇开最久，烂漫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续故枝。”我细查过紫薇，每朵花儿有六瓣，中藏细长黄花蕊。每一片花瓣皆由一条细长的叶柄支撑在胚珠上，数十朵小花自成一束，数十束花又自成一簇，似裙裾绵延，似云霞翻飞。取一朵置于掌心，似彩蝶栖息，风吹树摇，花

潮涌动。它听风低语，见月浅笑，美得不自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执著和美好。

紫薇花的性格看似内敛、羞涩，实则有趣、生动，古人曾言“紫薇花开百日红，轻抚枝干全身动”。据说，若用手轻抚紫薇树干，竟枝摇叶动，浑身颤抖，甚至会发出轻微的“咯咯”声，如同怕痒似的，故紫薇又被称为“痒痒树”。既知此玄机，我当然要一试究竟，我不止用手轻抚过，还挠过它痒痒，甚至偷偷亲过它，但是它真的没有对我发出任何声动，除非刚好遇见一阵风来，它才咯咯浅笑，但那多半是风的功劳，于我没有半点干系。

在生活中，许多不足为人道的苦闷，我抖在花前，花儿知我、懂我、惜我，慰我以芬芳、清风、月影。如果有人有三生三世，或许，我的三生三世都与花儿有关，或是一朵洁白的海棠，或是一枝素雅的清荷，再或者，是此刻月下的一束紫薇吧！

茉莉花撑伞降落

晚上下班打开门，迎面扑鼻而来一阵芬芳，我连鞋子都来不及换，就直奔阳台。果然，在茉莉一侧花枝的顶端，冒出三粒花苞，其中一朵已经开放，芬芳正来自于它。“一卉能熏一室香，炎无尤觉玉肌凉”说的是茉莉，此言不虚。这是今年的第一朵茉莉花，带着惊喜的心情，我忍不住将鼻子凑近它，一嗅再嗅，一闻再闻，那馥郁的香气穿透肺腑，几乎要深入灵魂之中了。

花之语

这棵茉莉约是四年前，在花草集市购得，用麦饭石养在白瓷花盆里。我对它并无特别的呵护，但它每年都会开花。它的花瓣呈椭圆形，似一把张开的小型的白色油纸伞。

据载茉莉原产印度，西汉时传入中国并落户福州。我在福州读大学时，初夏傍晚，校门口常有卖花老人，将茉莉花串成串状，半尺来长，均匀地挂在车把上，像给自行车的门脸装上了白流苏。成串的茉莉花在晚风里微微荡漾着，花香呈曲线在空中绵延，像无形的波浪于黄昏的海面慵懒地翻涌。如果茉莉花会谱曲，在夜风中荡秋千的时候，定可荡出一曲温情的小夜曲。它们在我的记忆中荡漾，因隔一层时光滤镜，而更显迷离的神来。

我平素不喜艳丽之花，它们美得太浓烈、太盛大、太逼人。而那些素雅的花，像茉莉、像桂花，却能让人心平气静，三省吾身。如一条平缓之溪流过心田，人能体悟岁月之静好，亦能感知生活的负重。

如果说光阴是一条河，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流过的，除了岁月本身，还有我们自己。现在的我，更深层静时刻，只想在月光下，在茉莉花的旁边坐下来，把生活的琐碎和人生的负累从肩头卸下，学习一朵茉莉花撑伞降落的轻盈。花的影子斜映在我的身上，我的影子斜铺在阳台的地面上。“香风轻度，翠叶柔枝。”夜风吹动它的花枝和我的裙衫，花香袅袅袭来，像回忆中往事的悠悠重现……



倩影

毛毛 摄

苏轼与黄州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我们又何尝不懂他心中那劫后余生的孤寂和对缥缈未来的无力之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苏轼一向对吃很有研究，但在黄州，他却过了一段揭不开锅的日子。

幸亏苏轼名满天下，好友众多。在好友的帮助下，苏轼有了一块地可以耕种，就命名为“东坡”，并躬耕自给。苏轼亲身躬耕之后，他的心态也逐渐从孤独变得豁达、平和，但心中还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有《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一词为证：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从主题来看非常简单，表达出了诗人对世事的厌

倦，想要从中超脱。很多人喜欢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认为这两句表达出了苏轼旷达的心胸。但这首词最让我关注的是下阕的开始两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说的是，我常常厌弃这身体所想的和自己的追求并不一致，本来自己已经沦落至此，何必又去憧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期待呢？这些期待，饱含了仕途当中的想官复原职或者想更进一步，同样也表达出了对理想生活的一样期盼。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被贬两年多后，苏轼对这里的生活，已经是相当适应了。他不再孤寂，也不再担心生计问题，更有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洒脱。这种洒脱在他的一曲《定风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

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人提到苏轼的词，在论述其旷达心态的时候，往往会把这首词上阕当中的最后一句拿出来，也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而我，更喜欢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他这首词的小序中，苏轼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可以看得出苏轼的从容不迫。经历过“乌台诗案”后，还能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吗？他已不再是两年前的自己，也不再被愤怒的情绪所束缚，而是以一种乐观洒脱的心境来面对现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被贬黄州的几年时间，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恢复。并且，年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人生对命运有了更清楚的感知。虽然现实的生活依然免不了困顿，但

是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升华了。他和朋友们吟诗作赋、纵情山水，留下了诸多精彩的作品。

元丰五年八月，苏轼泛游黄州赤壁，更是写下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向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巅峰之作。自然界的江水日夜奔流，流入作者心头，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历史的长河当中，三国赤壁，诸多豪杰，让诗人的内心雄健有力。

一句“千古风流人物”，一句“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历史的画卷当中，那人也曾成功成名就；历史的长河当中，那人也曾青史留名。对照今天的自己，却已“早生华发”，不觉间慨叹今天的人生失意。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从历史回到现实，又从现实回望整个历史时空，非苏轼旷达之胸怀，不可为之。

苏轼把黄州的风土人情和自己的人生境遇融为一体，成就了自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美名，也成就了黄州光辉的文化历史。